

“喜来折草量天地，怒后担山赶太阳”的二郎神。在《二郎神醉射锁魔镜杂剧》的道白里这样描述二郎神的身世：“吾神姓赵名昱，字从道。幼年曾为嘉州太守。嘉州有冷、源二河，河内有一健蛟，兴风作浪，损害人民。嘉州父老报知吾神，我亲身仗剑入水，斩其健蛟，左手提健蛟首级，右手仗剑出水，见七人拜降在地，此乃是眉山七圣。吾神自斩了健蛟，收了眉山七圣，骑白马白日飞升。灌口人民就与吾神立庙。奉天符牒玉帝勅，加吾神为灌江口二郎之位、清源妙道真君。玉帝勅令，着吾神镇守西川。”

从传说到戏曲，可以清楚了解到二郎神是以隋嘉州太守赵昱为依据的。虽然赵昱不载史传，但从这些片断的记述，仍然可以大体知道这一为民除害的地方官吏所以受到群众爱戴，并被加以神化的原因与始末。

在早期的传说中，主要是表彰赵昱的斩蛟事迹。而在宋代创作的图画中，除了描绘斩蛟的神勇，而且又多了搜山的一段故事。斩蛟之事已见上文所述，至于二郎神为什么搜山？图画上虽然描绘了惊险的搜山场面，却未交代出现这种场面的缘由。我们从比图画晚出的而重点已转入搜山降魔的戏曲，却能明确地了解到这一传说演化的内幕。原来是二郎神打那玉结连环寨经过，与哪吒比武，带醉射破了驱邪院主的锁魔镜，放走了被镇锁住的金睛百眼鬼和九首牛魔王，因此引出了二郎神与哪吒赶到黑风洞，搜山追回二洞妖魔的一段故事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搜山图》设色长卷，以之与宋白描稿本以及昆明藏本对照起来看，就可以知道不是一个完整的卷子。《搜山图》长卷和一般手卷不同，不是从右向左发展描绘故事内容，而是由左端起卷。这可能和原画是壁画粉本有关，作为殿堂相对壁面，一画左起，一画右起，此为左起之一壁。故宫藏本所画为后一段搜山部分。起卷应有二郎神斩蛟。这一部分在昆明藏本中则是完整的。画卷左端为斩蛟除害，然后为二郎神降服牛魔王，在二郎神形象之后，才为搜山捕杀小妖魔。搜山这一部分，故宫藏本与昆明藏本大体相同，只是昆明藏本尾部情节较少，故宫藏本似亦未完。

宋代白描稿本虽为零星片断，斩蛟、捉拿牛魔王、二郎神像等部分尚完好，其他搜山部分则留存较少。把这些残留部分与以后诸本相同情节作比较，则可知虽属同一题材，依时代之不同，作者在塑造形象上有很大的发展变化。早期作品刻划被搜捕的妖魔，多保存兽类原形和动物情态，六丁六甲也以其天兵神将之正面形象出现，总的画面气氛是表现二郎神的正义与威武。而元以后图像，搜山部分的表现则复杂得多，很值得玩味。

我喜爱《搜山图》这一卷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图画，特别是色彩绚丽、形象生动的设色绢本，不只是因为表现了民间传说的内容，也不只是因为它与民间戏曲有着密切联系。甚至于正是由于它表现民间传说内容的时候，它已超脱了原来的内容；由于它与民间戏曲有着相同的依据，却又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和艺术家的不同感受，摆脱了传说的束缚，而赋予了更为复杂的含意。元曲落脚在喜剧，在于歌颂二郎神的武勇和威力；而绘画却逐步由歌颂性的喜剧转化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，在着意描绘那些被无辜虐杀的鬼怪山精的遭遇。

《二郎神醉射锁魔镜杂剧》是折武打戏，重点是二郎神与九首牛魔王、哪吒与金睛百眼鬼比试高低，最后拿住二洞妖魔。元曲着意渲染二郎神和哪吒的威武，借天神之口唱道：“则为那有胆量的哪吒帅首，管待那无寻思的妙道真君。他平生武艺施逞尽，卖弄他神通广大，倚仗着筋力无伦，拽的弓开秋月，忽的箭出流星。谁想走了百眼金睛，那牛魔王死里逃生。他如今暗点下山鬼和那山精。俺如今准备下天兵和那地兵，则要你个二郎神千战千赢。”

戏曲对那番武打也是着意渲染，下面的道白与唱辞活灵活现地呈现出那热闹的武打场